

後漢書

第十五卷 五行三
 第十六卷 五行四
 第十七卷 五行五
 第十八卷 五行六

第十二本 志

漢書門類	五九三九	一五一	五四
函號	架	冊	

漢書門類	正史類	二	五九	五四
函號	架	冊		

不許帶出

內閣文庫	五九三九	五四	二八〇
漢書	架	冊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39
	冊數	54 (6)	
	函號	280	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後漢書志第十五

劉昭注補

五行三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五行傳曰

簡宗廟不禱祠

鄭玄注曰虛

廢祭

祀主祭祀之牲

逆天時

鄭玄曰月在星紀周以爲正月月在玄枵殷

以爲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春

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譏連卜三正以

至失時是則水不潤下

鄭玄曰君行此四者

其類也北官於地爲水水性浸潤下流人所

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爲不潤下

其他變異謂水失其性而爲災也

太公六韜曰人主

皆屬蠱診破壤各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五穀不成也

又曰聽之不聰

金匱要略

後漢書

是謂不謀鄭玄曰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

謀必成當馬融曰聰作謀孔安國曰所

上聰則下進其謀厥咎急鄭玄曰君臣不謀

罰絕理不云下也顯厥罰恒寒鄭玄曰聽日

氣藏藏氣失故常寒厥極貧鄭玄曰藏氣失

妖聽之應也時則有魚孽鄭玄曰魚孽之生

時則有豕禍鄭玄曰豕畜之居閑

病鄭玄曰聽病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魚

孽劉歆傳以為介蟲之孽謂蝗屬也月令章

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

四年東郡以北傷水七年六月戊辰維水盛

溢至津城門帝自行行水弘農都尉治穉為水

所漂殺民溺傷稼壞廬舍二十四年六月丙

申沛國睢水逆流一日一夜止章帝建初八

年六月癸巳東昏城下池水變赤如血臣昭

案諸史光武之時郡國亦常有水災而志不

載本紀八年秋大水又云是歲大水今據杜

林之傳列之孝和之前東觀書曰建武八年

間郡國七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為倉卒時

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尚有遺朕長

史制御無術令得復熾元元侵陵之所致也

上疏曰臣聞先主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

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

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
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
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廢之痛
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
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
支百世之要也是皆以未享康寧之福無休
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已而治蓋此助也其被
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
之郡或懼死卒為傭賃亦所以消散其口
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
桓公乃留連貪位不能早退况草創兵長卒
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王食世侯
之意傲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
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其家滅門殄世陛下
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元少
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
令得復昌熾繼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
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潰

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吉
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
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為蠱賊有大小勝負不
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
幸甚謝承書曰陳宣子與沛國蕭人也剛猛
性毅博學明魯詩遭王莽篡位隱處不仕光
武即位徵拜諫議大夫建武十年雒水出造
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宣曰昔周公卜雒以
安宗廟為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為火異
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堤大
決水欲沒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勅
以住立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正強
災豈况朝廷中興聖主天崩挺授水必不入
言未絕水去上善其言後乘輿出宣列引在
前遲乘輿欲驅鉤宣車蓋使疾行御者墮車
下宣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
和鸞步則佩玉動靜應天昔孝文時邊方有

獻千里馬者還而不受陛下宜上杜良唐虞下
以文帝為法上納其言遂徐行按轡遷為河
堤謁者以病免卒於家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穀梁

高下有水京房易傳曰顛事有知誅罰絕理

厥災水其水也而殺人隕霜大風天黃飢而

不損茲謂泰厥水水殺人辟過有德茲謂狂

厥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

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

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

國邑隕霜殺穀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是

時和帝幼竇太后攝政其兄竇憲幹事及憲

諸弟皆貴顯並作威虓虐嘗所怨恨輒任客

殺之其後竇氏誅滅東觀書曰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雨南山水流

出至東郊壞民廬舍

十二年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是時和帝幸鄧

貴人陰有欲廢陰后之意陰后亦懷恚怨一

曰先是恭懷皇后葬禮有闕竇太后崩後乃

改殯梁后葬西陵徵舅三人皆為列侯位特

進賞賜累千金

廣州先賢傳曰和帝時策問陰陽不和或水或旱方正

林布衣養奮字叔高對曰天有陰陽陰陽有
四時四時有政令春夏則予惠布施寬仁秋
冬則剛猛盛威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
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
吏多不奉行時令為政舉事干逆天氣上不
郵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郵哀衆怨鬱
積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
盛小人居位依三公營私讒言誦上雨漫溢者
五穀有不升而賦稅不為
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大水傷稼

董仲舒曰水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抱鄧

太后專政臣昭案本紀是九年九月六州大水

長波溢傷秋稼

安帝末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

虓出突壞民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

空周章等以鄧太后不立皇太子勝而立清

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

是年郡國四十一水出漂沒民人謝沈書曰

數讖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者小

人專制擅權妬嫉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

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涌水為災

二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一有
水周嘉傳是夏旱嘉收葬客死骸
骨應時澍雨兩歲乃豐
稔則水不為災也

三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一兩水

四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云三郡

五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郡國八

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

水變占曰水化為血者好
任殘賊殺戮不辜延
及親戚水當為血

是時鄧太后猶專政

注曰元初二年潁川襄城臨水化為血京房
占曰流水化為血且起以日辰占與其色
博物記曰江河水赤占曰
泣血道路涉蕪於河以處

延光三年大水流殺民人傷苗稼是時安帝

信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免太尉楊

震廢皇太子

臣昭案左雄傳順帝永建四年
永和元年夏雒陽
暴水殺千餘人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

人物是時帝幼梁太后專政

春秋漢合孽曰
九郡阿黨擠非
正直驕奢僭害則江河潰決方諸對策曰
民悲怨則陰類強河決海澹地動土涌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冀
枉殺故太尉李固杜喬三年八月京都大水

是時梁太后猶專政

末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臣昭案朱穆

千萬戶京房占曰江河溢者天有制度地有

里數懷容水澤浸漑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

不勝任也三公之禍不能容也二年六月彭

城泗水增長逆流梁異別傳曰異之專政天

生河水逆流五星失次太白經天人民疾疫

出入六年差我叛矣盜賊略平皆異所致敦

煌實錄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

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潛潭巴

日水逆者反命也

宜修德以應之

末壽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八

物臣昭按本紀是時梁皇后兄異秉政疾害

又南陽大水忠直威權震主後遂誅滅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九年四月濟陰東

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之

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規京都計邪

其明年官車晏駕徵解犢亭侯為漢嗣即尊

位是為孝靈皇帝
末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沒殺人
是時桓帝奢侈淫祀其十一月崩無嗣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表崧書曰五月

山水大出漂壞廬舍五百餘家表崧書曰是

也表崧書曰是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沒人

物三年秋雒水出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秋

稼表崧書曰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臣昭按表崧書曰

山陽梁沛彭城下

邳東海琅邪

則是七郡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流害民人是時天

下大亂表崧書曰曹操專政十

十八年六月大水獻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

上親避正殿八月以雨不

止且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表崧

書曰

明年禪位庶徵之恒寒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

冰厚尺餘表崧書曰是時羣賊起天下始亂

識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

道有罪其寒必暴殺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表崧書曰

時帝流遷

失政養奮對策曰當
温而寒刑罰慘也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

春秋考異郵曰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力之
為言合也以妾為妻大尊重九女之妃闕而
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與參駟房
在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史人施而不博陰精
凝而見成易識曰九雹者過由人君惡聞其
過抑賢不易內與邪入通取財利蔽賢施之
並當雨不雨
故反雹下也是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為司隸

校尉刑誅深刻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十

十二年河南平陽雨雹大如杯壞敗吏民廬
舍十五年十二月乙卯鉅鹿雨雹傷稼永平
三年八月郡國十二雨雹傷稼十年郡國十
八或雨雹蝗易緯曰夏雹者治道頃苛絲役

急促教令數變無有常法不救為兵強臣逆
謀蝗蟲傷穀救之舉賢良爵有功務寬大無
誅罰則
災除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二年雨雹大如鷄子三

年雨雹大如鴈子傷稼劉向以為雹陰脅陽

也是時鄧太后以陰專陽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國三雨雹大如杆杯

及雞子殺六畜古今注曰樂安雹如杆殺人
京房占曰夏雨雹天下兵大

延光元年四月郡國二十一雨雹大如雞子

傷稼是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

臣弗按是歲

河西大雨雹如斗安帝見孔季宏問其故對曰此皆朕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者也三年雨雹大如鷄子古今注曰順帝

永建三年郡國十二雨雹傷秋稼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都雨雹大如鷄

子是時桓帝誅殺過差又寵小人七年五月

己丑京都雨雹是時皇后鄧氏僭侈驕恣專

幸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雨雹四年五月河東雨

雹

光和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鷄子是時常侍黃

門用權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傷稼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

表崧書曰雹殺

入前後雨雹此最為大時天下潰亂

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雷

是時皇子數不遂皆隱之民間是歲宮車晏

駕殤帝生百餘日立以為君帝兄有疾封為

平原王卒皆大無嗣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一年遼東冬雷草木實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有石隕地四

臣昭案天文志未已載石隕未詳此篇所以

重記石與雷隕候者九月雷未為異桓帝亦

有此隕後不兼載於是為長古今注曰章帝

建初四年五月戊寅穎陰石從天墜大如鐵

鑽色黑始下時聲如雷

安帝末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

京房占曰大冬

雷地必震又曰教令擾又曰雷以十一月起

黃鐘二月大雷八月闔藏此以春夏殺無辜

不須冬刑致災蟄蟲出行不救之則冬温風

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率幼孤振不足議獄

刑貴譴罰災則消矣古今注曰明七年十月

帝永平七年十月丙午越雋雷

戊子郡國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郡國三冬雷三年十月

辛亥汝南樂浪冬雷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

冬雷六年十月丙子郡國五冬雷

末寧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

無所與太后既崩阿母王聖及皇后兄閭顯

兄弟更秉威權上遂不親萬機從容寬仁任

臣下

古今注曰順帝永和四年四月戊午雷震擊高廟世祖廟外槐樹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先

是梁太后聽兄異枉殺李固杜喬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冬雷中平四年

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雹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四年五

月癸酉無雲而雷

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

如牛响聲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沒醴陵縣殺

略吏民

于寶曰論語擗輔像曰山土崩川閉塞漂淪移山鼓突閉衝夷庶桀合兵

王作時天下尚亂豪傑並爭曹操事二表於河北孫吳創基於江外劉表阻衆亂於襄陽

南招零桂北割漢川又以黃祖為爪牙而祖與孫氏為深讎兵革歲交十年曹操破袁譚

於南皮十一年走袁尚於遼東十三年吳禽黃祖是歲劉表死曹操畧荆州逐劉備於當

陽十四年兵破曹操於赤壁是所謂庶桀合兵主三分天下成帝王之業是所謂庶桀合兵主

作者也十六年劉備入蜀與吳再爭荆州於時戰爭四分五裂之地荆州為劇故山為之

異作其

域也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

丈高二丈餘明年中山王暢任城王博並薨

京房易傳曰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踈臣昭謂此占符靈帝之世巨魚之出於是為徵寧獨二王之妖也

和帝永元四年蝗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歲水旱蝗蟲為

災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二年三月京師郡國十九蝗旱京師郡國十九蝗旱

木盡二十八八年三月郡國八十八蝗二十九年四月武威酒泉清河京兆魏郡弘農蝗三十

年六月郡國十六大蝗三十一一年郡國大蝗中元元年三月郡國十六大蝗永平四年冬

十二月酒泉大蝗從塞外入謝承書曰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彌衍兗豫謝沉書鍾離意

譏起北宮表云未數年豫章遭八年五月河蝗殺不救民飢死縣數千百人

內陳留蝗九月京都蝗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距連十餘年讖曰主失禮煩苛則

州蝗京房占曰天生萬物百穀以給民用天地之性人為貴今蝗蟲四起此為國多

邪人朝無忠臣虫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虫矣不救致兵起其救也舉有道置於位命諸

侯試明經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注曰

郡國四蝗七年夏蝗

元初元年夏郡國五蝗二年夏郡國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秉政無謀慮苟貪權作虐

年六月京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

臣昭案劉歆傳皆逆天時聽不聰之過也

養奮對策二曰佞邪以不正食祿饗所致謝沈書曰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也

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

即將田晏使匈奴中即將臧旻將南單于以下三道並出討鮮卑太農經用不足殷斂郡

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半

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踊其怒

焉在蔡邕對曰臣聞易傳曰太作不時天降

灾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

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蝗蟲貪苛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上禮西園以為府祭邑對曰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賦歛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分損承安屈省別裁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建安

二年五月蝗以

後漢書志第十五 張 王 校正

後漢書志第十六 劉 注補

五行四 地震 大風 拔樹 山崩 地陷 牛疫

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士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青黃祥惟金木水火沴土華孽劉歆傳為羸蟲之孽謂螟屬也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郡國四十二地震
南陽尤甚地裂壓殺人其後武谿蠻夷反爲
寇害至南郡發荆州諸郡兵遣武威將軍劉
尚擊之爲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尚遂爲所沒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山陽東平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國十三地震春
秋漢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圻畔震
起山崩淪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將
以是受禍也後五日詔收憲印綬兄弟就國
逼迫皆自殺

五年二月戊午隴西地震儒說民安土者也
將大動行太震九月匈奴單于於除難韃叛
遣使發邊郡兵討之

七年九月癸卯京都地震儒說奄官無陽施
猶婦人也是時和帝與中常侍鄭眾謀奪竇
氏權德之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倫二人始
並用權

九年三月庚辰隴西地震閏月塞外羌犯塞

殺略吏民使征西將軍劉尚擊之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
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
應以震動是時鄧太后攝政專事詆違光中
太后崩安帝乃得制政於是陰類並勝西堯
亂夏連十餘年

二年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

四年三月癸巳郡國四地震

五年正月丙戌郡國十一地震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元初元年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三年二月郡國十地震十一月癸卯郡國九

地震

四年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地

圻裂涌水敗壞城郭民室屋廡人冬郡國八
地震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地
圻裂壞城郭室屋廡殺人是時安帝不能明
察信官人及阿母聖等讒言破壞鄧太后家
於是專聽信聖及宦者中常侍江京樊豐等
皆得擅權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國十三地震九

月戊申郡國二十七地震

二年京都郡國二十三地震

三年京都郡國二十三地震是時以讒免太

尉楊震廢太子

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地震時安帝

既崩閻太后攝政兄弟閻顯等並用事遂在

安帝子更徵諸國王子未至中黃門遂誅顯

兄弟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漢陽地震漢

陽屋壞殺人地坼涌水出是時順帝阿母宋娥及中常侍張昉等用權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是時爵號宋娥為山陽君

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是時宋娥構

姦誣罔五月事覺收印綬歸田里

十一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太尉王龔以中

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時龔宗親

有以楊震行事諫之止云

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隴西地震裂城郭

室屋多壞歷殺人閏月己酉京都地震十月

西羌二千餘騎入金城塞為涼州害

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

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震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都郡六地震從去年九

月以來至四月凡百八十日震山谷坼裂壞

敗城寺傷害人物三月護羌校尉趙冲為叛

胡所殺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是時順帝崩梁
太后攝政欲為順帝作陵制度奢廣多壞吏
民家尚書藥巴諫事太后怒癸卯詔書收巴
下獄欲殺之丙午地震於是太后乃出巴免
為庶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丁
卯京都地震是時梁太后攝政兄翼持權至
和平元年太后崩然翼猶秉政專事至延熹
二年乃誅滅

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

二年正月丙辰京都地震十月乙亥京都地

震

求興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求壽二年十二月京都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時桓帝與中常

侍單超等謀誅除梁翼德之並使用專專權

又鄧太后本小人性行無恒苟有顏色立以
為后後卒坐執左道廢以憂死
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時中常侍
曹節王甫等皆專權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四月丙辰地震靈
帝時宦者專恣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餘動
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頽縣易處更築城
郭

獻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會稽南方
太名山也京房易傳曰山崩陰乘陽弱勝強
也劉向以為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君道崩壞

百姓失所也劉歆以為崩猶地也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曰山崩地裂七年七月趙國易陽地裂京房易傳曰地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是時南單于衆乖離漢軍追討十六日匈奴

十二年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秭歸山高四百丈崩墮殺百餘人明年冬至蠻夷反遣使募荆州吏民萬餘人擊之元興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風雍地裂是後西

羌大寇涼州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恒山崩是時鄧太后專政秋八月殤帝崩則帝安帝末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六年六月壬辰豫章負谿原山崩各六十三元初元年三月巳卯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其後三年正月蒼梧鬱林合浦盜賊群起

劫略吏民。十五年春，封營林令，罷登瀛縣。秋，

二年六月，河南雒陽新城地裂，長百八十二

延光二年七月，丹陽山崩，四十七所。

三年六月庚午，巴郡閬中山崩，長百六十三

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雋山崩，殺四百餘人。

丙午，天子會日，也是時閻太后攝政，其十月

月中黃門孫程等殺江京，立順帝，誅閻后，兄

弟明年閻后崩。八月壬辰，東郡山崩，長百

順帝陽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陽宣德亭地坼，

長八十五丈，近郊地時李固對策，以為陰類

專恣，將有分離之象，所以附郊城者，事上帝

示象以誡陛下也。是時宋娥及中常侍各用

權，分爭後中常侍張逵、邁政與大將軍梁商

爭權，為商作飛語，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國六地裂，水涌出，井

溢，壞寺屋，殺人。時梁太后攝政，兄翼枉殺李

固，杜喬。三年，郡國五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廣漢梓潼山崩。

末興二年六月東海胸山崩冬十二月泰山
琅邪盜賊群起

末壽三年七月河東地裂時梁皇后元異秉

政桓帝欲自由內患之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馮翊雲陽地裂

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是時上寵恣中常

侍單超等

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來山判解

八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

末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陽高平末壽亭上黨

汝反氏地各裂是時朝臣患中常侍王甫

等專恣冬桓帝崩明年竇氏等欲誅常侍黃

門不果更為所誅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合

長十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和帝末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木

安帝末初元年大風拔樹是時鄧太后攝政

以清河王子年少號精耳故立之是為安帝

後漢志十六
不立皇太子勝以爲安帝賢必當德鄧氏也
後安帝親譏廢免鄧氏令郡縣迫切死者八
九人家至破壞此爲警霧也是後西羌亦大
亂涼州十有餘年更益二十餘郡不且
二年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八大風拔樹
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梓樹九
十六枚
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風拔樹
元初二年三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

六年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二萬餘枚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東潁川大風拔樹六
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拔樹是時安帝親譏
曲直不分

三年京都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樹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拔
郊道樹十圍已上百餘枚其後晨迎氣黃郊
道於雒水西橋逢暴風雨道鹵簿車或發蓋
百官露濡還不至郊使有司行禮迎氣西郊

亦壹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風拔樹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大風發屋拔木
中興以來脂夜之妖無錄者
章帝七八年開郡縣大螟傷稼語在魯恭傳
而紀不錄也是時章帝用竇皇后讒害宋梁
二貴人廢皇太子大風起樹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弘農三輔螟蟲為害是
時靈帝用中常侍曹節等讒言禁錮海內清
英之士謂之黨人

中平二年七月三輔螟蟲為害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歲遣竇固等征
西域置都護戊巳校尉固等適還而西域叛
殺都護陳睦戊巳校尉關寵於是大怒欲復
發興討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時竇皇后
以宋貴人子為太子寵幸令人求伺貴人過
隙以讒毀之章帝不知竇太后不善厥咎霧

也或曰是年六月馬太后崩士功非時興故
也亦貴入士為天子駱奉令人朱同貴人
與信會楚即... 張象同胡... 程大... 校正
後漢書志第十六... 劉昭注補

後漢書志第十七

劉昭注補

五行五

射妖 龍蛇孽 馬禍 人疴
人化 死復生 疫 投蜺

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

尚書大傳皇

王君也不各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
極象天也天變化為陰為陽覆成五行經曰
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為政以德
譬如北辰星是則天之道理於人政也孔子說春
秋曰政以不王出不得為政則王君出政
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
五事為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和則是不能
立其事也古文尚書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
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
馬融對策曰大中之道在天為北辰在地為
人厥各耗之各同耳故傳曰耗耗亂也君臣

不立則上下亂矣字厥罰恒陰鄭玄曰王極象天陰養

萬物陰氣厥極弱鄭玄曰天為剛德剛氣失

行日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時則有

射妖鄭玄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

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時則有龍蛇之孽

應於民心射其象也鄭玄曰龍蛇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

有馬禍鄭玄曰天行健馬畜時則有下人伐

上之病鄭玄曰夏侯勝說代宜為代書亦或

增以為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

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

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鄭玄曰亂謂薄

縮反明經天中舍之類也太公六韜曰人皇

君也極中也眊不明也說云此沴天也不言

沴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以自敗

為文恒陰中興以來無錄者臣昭案本傳陽

亂氣也得賢不用猶又陰不雨也

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

吏收考問辭居貧負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

以射逆射妖也

風俗通曰龍從兗陽求臘錢龍假取繁數頗厭厭患之陽與

錢千龍意不滿欲破陽家因持弓矢射玄武東關三發吏士呵縛首服因是遣中常侍尚書御史中丞直事御史謁者衛尉司隸河南尹雒陽令悉會發所劾時為太尉議曹掾白公鄧盛失禮設闕觀所以飾門章於至尊懸諸象魏示中民禮法也故車過者下步過者趨今龍乃敢射闕意慢事醜次於大逆宜遣主者參問變狀公曰府不主盜賊當與諸府相候劾曰丞相邴吉以為道路死傷既往之事京兆長安職所窮遂而住車問牛喘吐舌者豈輕人而貴畜哉頗念陰陽不和必有所害掾史爾乃悅服漢書嘉其達大體今龍所犯然中外奔波邴吉防患大豫况於已形昭晰者哉明公既處宰相大任加掌兵戎之職凡在荒裔謂之大事何有近目下而致逆節之萌者孔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僭溢之端

消織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闔外牧強齊侵地內虧三極之威區區小國尚於趨舍大漢之朝焉可無乎明公恬然謂非已詩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當為人制法何必取法於人於是公意大悟遣令史謝申以鈐下規應掾自行之還具條奏時靈帝詔報惡惡止其身龍以重論之陽不坐 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兄

大將軍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攻擊戰於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雒陽宮室內人燒盡

應劭曰龍者陽類君之象也夜者不明之應也此其象也

安帝延光三年濟南言黃龍見歷城琅邪言黃龍見諸是時安帝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

殺又帝獨有子以為太子信讒廢之是皇

不中故有龍孽是時多用佞媚故以為瑞應

明年正月東郡又言黃龍二見濮陽

桓帝于寶搜神記曰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

陽殿上雒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

兵之象也見於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

之誅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

梁冀捕治宗屬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内野

揚兵京師也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

楷以為夫龍者為帝王瑞易論大人天鳳中

黃山宮有死龍漢兵誅恭而世祖復興此易

代之徵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

日夫屈申躍見變化無方非顯死之體橫強

之畜易况大聖實類君道野王之異豈桓帝

將崩之表乎妖等占殊其例斯衆苟欲附會

以同天鳳則帝涉三主年踰五十此為迂闊

將恐非徵矣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傳堅以

郡欲上言内白事以為走卒戲語不可太守

不聽嘗見堅語云時民以天熱欲就池浴見

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入閉

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應皆此類也又先
儒言瑞興非時則為妖孽而民訛言生龍語
皆龍孽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是時靈

帝委任宦者王室微弱楊賜諫曰皇極不建

惟虺惟蛇女子之祥宜抑皇甫之權謝豔妻
之愛則蛇變可消者也案張奐傳建寧二年
夏青蛇見御坐軒前與上疏陳蕃竇武未被
明宥妖青之來皆為此也敦煌實錄曰蛇長
六尺夜於御
前當軒而見

更始二年二月發雒陽欲入長安司直李松

奉引車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馬禍也

時更始失道將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馬與逸象突入宮殿

近馬禍也是時桓帝政衰缺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風俗
通曰

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
蒼頭乃好此馬以生子京房易傳曰上亡天

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後馮巡遷甘陵相

黃巾初起為所殘殺而國家亦四面受敵其

後關東州郡各舉義兵宰相攻伐天子西移

王政隔塞其占與京房同光和中雒陽水西
橋民馬逃走遂齧殺人是時公卿大臣及左
右數有被誅者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棄
什物去廬舍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

臣昭曰案此二食夫妻不同在河南北每見
死異斯豈怪妖復有徵乎河者經天巨地之
水也河內河之陽也夫婦參配陰陽判合成
體今以天之尊在河之陽而陰承體卑天日食
會陽將非君道昏弱無居剛之德遂為陰細
之人所能消毀乎河南河之陰河視諸侯夫

亦惟家之主而自食主內之人時宋皇后持
立而靈帝一聽閹宦無所厝心失於宮房之
愛惡亦不全中懷抱宋后終廢王甫校姦陰
中列侯實應厥位天戒若曰徒隨孽豎之意
走噉其妻乎

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
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内悉出

道路斷絕應劭時為郎風俗通曰劭故往視
之何在其有人也走漏汗處賦緒

流漉壁有他剝數寸曲折取劭又通之曰季
夏土黃中行用事又在壁中壁亦土也以見
於虎賁寺者虎賁國之秘兵扞難禦侮必是
於東東者動也言當出師行將天下搖動也

天之以類告人
甚於影響也
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

起兵翼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

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餒牽而勝之物理論曰

黃巾被服純黃不將尺兵有長衣翔行舒步所至郡縣無不從是日天大黃也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

辭我梁伯夏教我上殿為天子中黃門桓賢

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何人吏未到須吏還

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時蔡邕以成帝時男

子王褒絳衣入宮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今

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此與成帝時相似而

有異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而覺稱梁伯

夏皆輕於言以往況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為

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角稱黃天作亂

竟破壞風俗通曰光和中四年四月南宮中黃

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

梁伯夏後天使我為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

不見劬曰尚書春秋左傳曰伯益佐禹治水

封於梁鵬叔安有裔乎曰董父實甚好龍龍

多歸之帝舜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梁

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問乘輿廢

帝殺后百官摠已號令能由殺戮決前威重

後漢志十七 六

際事類如此，可謂無乎表崧曰：案張角一時發亂，不足致此。本然斯乃曹氏滅漢之徵也。案劭所述與志或不同。年月并異，故俱載焉。臣昭注曰：按觀前通各有未直尋梁，即魏地之名。伯夏明於中夏，非溥天之無以內臣孫支得無王徵驗有應有若符契。復云伯夏教我為天子。後曹公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此乃魏文帝受我成策而陟帝位也。風俗通云：見中黃門寺曹騰之家，尤見其證。

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臂俱前向，以為不祥，墮地棄之。自此之後，朝廷霧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

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謹呼上，奴縛考問

辭忽不自覺知臣昭曰魏人入官既奪漢之

后母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黿，入于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臣昭曰黃者代漢之也，女人臣妾之

體化爲龜龍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夫君德尊陽利見九五飛在于天乃備光盛俯等龜龍有愧潛躍首從戴釵卑弱未盡後帝者王不專權極天德雖謝蜀猶傍續推求斯異女爲曉著矣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以其家杉木槩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巳十日有行聞其塚中有聲便語其家家

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于寶搜神記曰武陵

十餘病死埋於城外巳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盜發家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驚邊便出走會爲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來迎出娥將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聞謬爲司命所召到得遣出過西門適見外兄劉伯文爲相勞問淚泣悲哀娥語曰伯文一日誤見召今得遣歸既不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當見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爲問之即遣門卒與戶曹相問司命曰談召武陵大女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斂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邪是吾外妹幸爲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男民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爲伴輒令黑過勅娥比舍蔡仲令發出娥

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
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慨
然嘆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爲蔡仲
雖發冢爲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
加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即遣馬
吏於西界推闢李黑得之黑語協乃致伯文
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文書
也表文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長房念
之曰告佗當從府君出案行當以八月八日
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必往到
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
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使聞有聲曰佗來汝
得我所寄李娥書不邪曰即得之故來至此
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問之悲傷斷絕曰死
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
許人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此二丸藥以
塗門戶則辟來年妖厲矣言訖忽去竟不得
見其形至前春武陵果大疫白晝見鬼唯伯

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曰此方相
也博物記曰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
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
之錄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
了了皆有次第結郭后崩哭泣哀過遂死漢末
發范明友奴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壻說光
冢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此奴常
且走居民間無正住處遂不知所在

七年越雋有男化爲女子時周群上言哀帝
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
帝封于山陽

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身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公羊傳曰
大災者何

太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休曰：民疾疫也，邪亂之氣，所生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三年，楊徐部大疾疫，會稽江左甚。案傳鍾離意為督郵，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案此則頻歲也。古
今注曰：二十六年郡國七，大疫。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

張衡明年上封事，臣竊見京師為害，其所

及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焦心，以為至憂。臣官在於考變，禳災思任，防救未及，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惡之。臣欲徵諸國三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為遣大臣並禱，請命。臣處外官，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蠲，猶為譴謫，況以大穢用禮，郊廟孔子曰：曾謂秦不如此，林放亦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又聞者有司正

以冬一至之後，奏聞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發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無作，慎無發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厲氣未息，恐其始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于下，臣愚以為，可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術，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日，江廬

江又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太公六韜曰：人主好重，民多病，則

瘟也。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魏文帝書與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魏陳思王常說疫氣云家家有強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殯或舉族而喪者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温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

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

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潜潭巴曰虹出右妃陰

鸞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

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

天投蜺也案邕集稱曰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感於毀譽合誠

圖曰天子外變不空生占不空言邕對又曰苦兵者也

樞機之內祗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照變象若群臣有所毀譽聖意低迴未知誰是矣我末息威權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在生也抑內寵任中正次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勒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先是立皇后何

後漢書志第十七
氏皇后每齋當謁祖廟輒有變異不得謁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立三十六方起兵
燒郡國山東七州處處應角遣兵外討角等
內使皇后二兄為大將統兵其年宮車晏駕
皇后攝政二兄秉權譴讓帝母求樂后令自
殺陰呼并州牧董卓欲共誅中官中官逆殺
大將軍進兵相攻討京都戰者塞道皇太后
母子遂為太尉卓等所廢黜皆死天下之敗
兵先興於宮省外延海內二十歲其殃禍

起自何氏

袁宏書曰是年七月虹晝見御
坐王臺後殿前庭中色青赤也

後漢書志第十七

張泉同胡大用程紹慶校正

後漢書志第十八

劉

昭

注補

五行六

日蝕

日赤無光

日抱

日黃珥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非其月

光武帝

古今注曰建武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即更始三年

年正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在危八度

杜預曰曆家之

說謂日光以望時造奪月光故月蝕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蝕蝕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閒疏也然聖人不言日月食日而以自蝕為文闕於所不見春秋潛潭巴云甲子蝕有兵敵強臣昭案春秋緯六旬之蝕各以甲子為說此偏舉一隅未為通證故於事驗不盡相符今依日例注以廣其候取

京房占曰北夷侵忠臣有謀後大水在東方日蝕說曰日者太陽

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虧為陰所乘故蝕蝕

者陽不克也其候雜說漢書五行志著之必

矣春秋緯曰日之將蝕則斗第一儒說諸侯

專權則其應多在日所宿之國春秋漢合蔡

乃蝕孝經鉤命決曰失義不德白虎不出禁

或逆在矢射山崩日蝕管子曰日掌陽月掌

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蝕

則失德之國惡之月蝕則失刑之國惡之星

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星故聖王日蝕諸象

則修德月蝕則修刑星見則修和附從則多為王者事人君改修其德則咎害

除孝經鉤命決曰日日是時世祖初興天下賊

亂未除虛危齊也賊張步擁兵據齊上遣伏

隆諭步許降旋復叛稱王至五年中乃破

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卯

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世祖在

雒陽赤眉降賊樊崇謀作亂其七月發覺皆

伏誅古今注曰四年五月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丙寅

京房曰有史官不見郡以聞本紀都尉在尾

小旱災

八度朱浮上疏以郡縣數代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癸亥日蝕天人崩鄭

興曰頃年日蝕每多在晦在畢五度畢為邊

兵秋隗反侵安定冬盧芳所置朔方雲中

太守各舉郡降古今注曰九年七月丁酉十

並日有蝕之

十六年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丑蝕主疑王

在昴七度昴為獄事時諸郡太守坐度田不

實世祖怒殺十餘人然後深悔之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未蝕天下多

邪氣鬱鬱蒼蒼京房曰君責眾庶暴害之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

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以穀為言故示

象或曰胃供養之官也其十月廢郭皇后詔

曰不可以奉供養

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

京都宿也柳為上倉祭祀穀也近輿鬼輿鬼

為宗廟十九年中司奏請立近帝四廟以

祭之有詔廟處所未定且就高廟祫祭之至

此三年遂不立廟有簡隨心奉祖宗之道有

闕故示象也中百日本

二十五年三月戊申晦日有蝕之潛澤巴日

動搖侵兵強在畢十五度畢為邊兵其冬

十月以武谿蠻夷為寇害伏波將軍馬援將

兵擊之古今注曰二十六年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潛澤巴日

有敗在東壁五度東壁為文章一名姪嘗之

口先是皇子諸王各招來文章談說之士去

年中有入上奏諸王所招待者或真偽雜受

刑罰者子孫宜可分別於是上怒詔捕諸王

客皆被以苛法死者甚多世祖不早為明設

刑禁一時治之過差故天示象世祖於是改

悔遣使悉理侵枉也

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蝕之潛澤巴日

陰不解淫雨在柳五度京都宿也自二十一

年示象至此十年後二年官車晏駕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斗二

十度斗為廟主爵祿儒說十一月甲子時王
日也又為星紀主爵祿其占重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蝕之潛潭

在氏二度氏為宿宮是時明帝

作北宮古今注曰四年八月丙寅時加未日

京師候者不覺河南尹郡國三年上六年

八年十月古今注曰壬寅晦日有蝕之既

巴日壬寅蝕天下一在斗十一度斗吳也廣陵

於天文屬吳後二年廣陵王荆坐謀反自殺

十三年十月古今注曰甲辰晦日有蝕之潛潭

巴日甲辰蝕在尾十七度京房占曰壬辰壽

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有食之潛潭

不在柳十五度儒說五月戊午猶十一月甲

子也又宿在京都其占重後二歲宮車晏駕

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

一度是時明帝既崩馬太后制爵祿故陽不

勝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潛潭

庚辰_一蝕_ハ彗星_一 在東壁八度例在前建武二十

九年是時群臣爭經多相非毀者又別占云

東至_リ有寇兵庚辰蝕ハ

六年六月辛未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日辛未蝕大水在

翼六度翼主遠客冬東平王蒼等來朝明年

正月蒼薨古今注曰元和元年九月乙未日有蝕之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史官不見

佗官以聞日在氏四度星占曰天下一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日有蝕之潛潭巴日壬午

史官不見涿郡以聞日在奎八度京

蝕_ス三_一公失國後旱且水臣指以為三公幸輔

之位即寶憲

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日戊戌蝕有土殃主

死_シ天下諒陰京房在七星二度主衣裳又曰

行近軒轅右左角為太后族是月十九日案

紀_ラ庚申幸北官詔捕憲等上免太后兄弟寶憲

等官遣就國選嚴能相於國蹙迫自殺

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日辛亥蝕子為雄在

後漢志十八
紫觶為葆旅主收斂儒說葆旅宮中之象收斂貪妬之象是歲鄧貴人始入明年三月陰皇后立鄧貴人有寵陰后妬忌之後遂坐廢一曰是將入參參伐為斬刈明年七月越騎校尉馮柱捕斬匈奴温禺犢王烏居戰翼八度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翼八度荆州宿也明年冬南郡蠻夷反為寇十五年四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東井二十二度東井主酒食之宿也婦人之職無非無

儀酒食是議去年冬鄧皇后立有丈夫之性與知外事故天示象是年水雨傷稼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蝕之在

胃二度胃主廩倉是時鄧太后專政去年太

水傷稼倉廩為虛古今注日三二年三月日有蝕之

五年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在虛八度正月

王者統事之正日也虛空名也是時鄧太后

攝政安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若王者位

虛故於正月陽不克示象也於是陰頽乘陽

故夷狄並為寇害西邊諸郡皆至虛空

七年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日丙申蝕諸侯相攻京

房占日君臣暴虐臣下橫恣上下相賊後有地動在東井一度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日戊子蝕官

室內姪雌必或雄京房占日妻欲害夫九族夷滅後有大水在尾十度尾

為後宮繼嗣之宮也是時上甚幸閭貴人將

立故示不善將為繼嗣禍也明年四月遂立

為后後遂與江京耿寶等共讒太子廢之

二年九月壬午晦日有蝕之在心四度心為

王者明父失位也

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日有蝕之在婁五度史

官不見遼東以聞

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日乙亥蝕東國發兵京

房占日諸侯上侵以自益近臣盜竊以為積天子未知日為之蝕在奎九度

史官不見七郡以聞奎主武庫兵其十月八

日壬戌武庫火燒兵器也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在翼十八度史

官不見張掖以聞潛潭巴日丙申蝕夷狄內攘石氏占曰王者失禮宗

廟不親其歲旱

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幾盡地如昏

狀古今注曰星晝見春秋緯曰日蝕既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強侵萬事錯在

須女十度女主惡之後亦歲三月鄧太后

崩李氏家書司空李邵上書曰陛下祇畏天威懼天變克己責躬博訪羣下咎皆在臣

力小任重招致咎徵去年二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走至尊莫過

乎日蝕地之戒莫重乎震動今一歲之中太

異兩見日蝕之變既為尤深地動之戒搖宮

最醜日者陽精君之象也戊戌者土三任在中

宮午者火德漢之所承地道安靜法當由陽

中乃專恣搖動宮闕禍在蕭牆之內臣恐宮

中必有陰謀其陽下圖其上造為逆也災變

終不虛生推原二異日辰行度甚為較明譬

猶指掌宜察官闕之內如有所疑急摧破其

謀無令得成修政恐懼以蒼天意十月辛卯

日有蝕之周家所忌乃為亡徵是時妃右用

事七子朝令戊午之災迹相似類宜貶退諸

后兄弟群從內外之寵求賢良徵逸士下德

令施恩惠澤及山海時度遼將軍遵多興師

重賦出塞妄攻之事上深納其言建光二年

鄧右崩上收考中人趙任等辭言地震日蝕

在中官竟有廢立之謀邵乃自知其言驗也

永寧元年七月乙酉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義不明賢人消京房占曰君弱臣強司馬將兵反征其玉

在張十五度吏

官不見酒泉以聞

石氏占曰日蝕張王者失禮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京房占曰骨肉相賊

後有 在氏十五度氏為宿官宮中官也時上
聽中常侍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廢
皇太子

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在胃十二度隴
西酒泉朔方各以狀上史官不覺

案馬融集是時融為

許令其四月庚申自縣上書曰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已之義歸咎自責寅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往術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野載史官占候群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黃明臨

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弗氣干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為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矣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也誠重譴於此二城海內莫不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衆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勳之名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為國百世之利論者羨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不大大疾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巳一日擇人二日安民三日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典設張侯旬采衛司民之吏案繩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

失和吉之與凶敗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變下以安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不弱以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以宜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資自貧苦長於檢押雖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首畏尾感恩織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為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為評矣宜特選用良擇入之義以塞太異也

順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蝕之

潛潭

甲戌蝕草木不滋王命不行京房在翼九度

陽嘉四年閏月丁亥朔日有蝕之

潛潭

謀滿王堂京房在角五度史官不見零陵以

聞案張衡為太史令表奏云今年三月朔方

邊須塞郡縣明烽火遠斥候深藏固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在須女

十一度史官不見會稽以聞明年中常侍張

達等謀譖皇后父梁商欲作亂推考達等伏

誅也

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日日蝕

在東井三十三度東井三輔宿又近輿鬼輿

鬼為宗廟其秋西羌為寇至三輔陵園

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在尾十度尾

主後宮繼嗣之官也以為繼嗣不興之象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營

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是時梁太后攝

政政

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日日蝕

房占二日諸侯欲戮在東井二十三度例在末

元十五年東井主法梁太后又聽兄翼枉殺

公卿犯天法也明年太后崩

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日有蝕之在翼四

度史官不見廣陵以聞京房占二日庚辰蝕君

後有翼主倡樂時上好樂適阮籍樂論曰桓

帝聞琴悽愴傷

永興二年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在角五度

角鄭宿也十一月泰山盜賊群起劫殺長吏

泰山於天文屬鄭

末壽三年閏月庚辰晦日有蝕之在七星二
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例在末元四年後二
歲梁皇后崩異兄弟被誅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

京都宿也

梁冀別傳曰常侍徐璜白言臣切見道術家常言漢死在戌亥今太

歲在丙戌五月甲戌日蝕柳宿朱雀漢家之貴國宿分周地今京師是也史官上占去重見輕璜召太史陳援詰問乃以實對冀恐接不為隱諱使入陰求其短發擿上聞上以亡失候儀不肅有司奏收殺獄中

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蝕之在營室十三度

營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癸亥鄧皇后坐

酌上送暴室令自殺家屬被誅呂太后崩時

亦然

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蝕之

潛潭巳巳辛卯蝕臣代其主

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谷永以為

三朝尊者惡之其明年官車晏駕

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

潛潭巳巳壬子蝕妃

右專恣在輿鬼一度儒說壬子淳水日而陽

女謀主

不克將有水害其八月六月大水勃海盜賊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日

丁未蝕王者崩

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

二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右扶風以聞

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梁相以聞

四年三月辛酉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日辛酉

上書飲酒無節君臣不別姦邪欲起傳日酒無節茲謂荒厥異日蝕厥咎亡靈帝好為商

估飲於官人之肆也

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有蝕之在虛二

度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專權蔡邕上書

月朔日體微傷羣臣服赤幘赴宮門之中無

教乃各罷歸天有大異隱而不宣求節過是已事之甚者

六年十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趙相以聞谷永

賊歛滋重不顧黎民百姓虛竭則日蝕將有潰叛之變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十月丙子

晦日有蝕之在箕四度箕為後宮口舌是月

上聽讒廢宋皇后案本傳盧植上書丙子蝕

掩發陳八事以諫奈邕對問曰詔問踐往以
來灾眚屢見頃歲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疫癘
流行勁風折樹河雒盛溢臣聞陽微則日蝕
陰盛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
簡宗廟水不潤下川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
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共御其
救之也

二年四月甲戌朔日有蝕之

四年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寅蝕將相誅大水

多死傷在角六度

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辰蝕河

決海各霧連陰

六年四月丙午朔日有蝕之其月浹辰宮車

晏駕

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在營

室四度潛潭巴曰甲寅蝕雷是時李催郭汜

專政袁宏紀曰未蝕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

密令尚書候焉未晡二刻而蝕尚書賈詡奏

曰立伺候不明疑悞上下太尉周忠職所典

掌請皆治罪詔曰天道遠事驗難明且災異

應政而至雖探道知機焉能無失而欲歸咎
史官益重朕之不聽也弗從於
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

興平元年六月乙巳晦日有蝕之

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潜潭巴日

火燁

六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潜潭巴日

明在尾十二度

十五年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十七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潜潭巴日

人用事君子繫自丙申晦日本國之兵民和氣官重

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

凡漢中興十二世百九十六年日蝕七十二

朔三十二晦三十七月二日三

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貫

暈在畢八度古今注日時日加卯西面東南

北上面有白虹貫暈在西西北南畢為邊兵秋隗

面有背在景加巳皆解也

蠶反侵安定星德傳史曰白虹貫下破軍晉

正一月壬申白虹貫日五年七月甲寅夜白虹

出乙亥地西北曲入七年四月丙寅日加卯

西一面有抱須更成暈有白虹貫日殤帝延平

昔兩珥十一月丙寅日暈再重中有首偏順
帝永建二年正月戊午白虹貫日三年正月
丁酉日有白虹貫交暈中六年正月丁卯日
暈兩珥白虹貫珥中永和六年正月己卯暈
兩珥中赤外青白虹貫暈中案郎顛傳陽嘉
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又唐檀傳永建五
年白虹貫日檀上便宜三事陳其外徵春秋
元命苞曰陰陽之氣聚為雲氣立為虹蜺離
為倍偏分為抱珥考異郵曰臣謀反徧刺日
巫咸占曰臣不知則日月偏如淳曰蜺蜺謂
之虹雌謂之蜺向外曰倍刺日曰偏在傍如
半環向日曰抱在傍直對曰珥孟康曰偏如
偏也宋均曰黃氣抱日輔臣納忠

靈帝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光高三丈
餘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

國有倂讒朝有殘臣則日不光闇其占曰事
冥不明孟康曰日月無光日薄

天不謹則日月赤是時月出入去地二三丈

皆赤如血者數矣春秋感精符曰日無光主
勢奪群臣以讒術色赤如

炭以急見伐又兵馬發禮斗威儀曰日月赤
君喜怒無常輕殺不辜戮於無罪不事天地
忽於鬼神時則天雨土風常起日蝕無光地
動雷降其時不救兵從外來為賊戮而不葬
京房占曰日無故日夕無
光天下變枯在稷移主

光和四年二月己巳黃氣抱日黃白珥在其

表春秋感精符曰日朝珥則有喪孽又云日
已出若其入而雲皆赤黃各曰日空不出

三年必有移
民而去者也

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春秋

感精符曰日人而黑氣大如瓜在日中春秋

五年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數月

乃銷春秋

六年二月乙未白虹貫日春秋

貫日曰天不悉無文

及族世多深刻獄多怨宿吏皆慘毒又曰國

多死孽天子命絕大臣為禍主將見殺星古

曰虹蜺主內姪土精填星之變易識曰聰明

蔽塞政在臣下婚戚于朝君不覺悟虹蜺貫日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壬辰白虹貫日袁崧書

曰三年

十月丁卯日有重兩一倍兵書載下

韓馥與袁術書曰凶出於代郡

桓帝永壽三年十二月壬戌月蝕非其月今

注曰光武建武八年三月庚子夜月暈五重

紫微青黃似虹有黑氣如雲月星不見丙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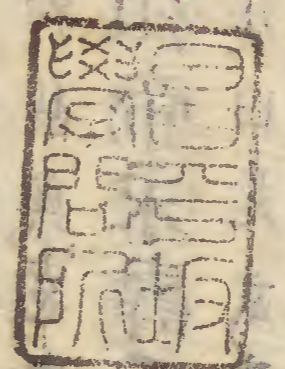
乃解中元元年十一月甲辰日中星齒往往出入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蝕非其月袁崧書曰

十一二月月在太微端門中重暈二珥
兩白氣廣八九寸貫月東西南北
贊曰皇極惟建五是剋端罰咎入沚迸亂浸
于火下水騰木弱金酸妖豈或妄氣炎以觀

後漢書志第十八

金龜... 張... 校正



...日... 升...

崇寧二年

